



张炜：童年、故乡、大自然以及我的文学观



>> 用童年的眼睛看世界

人的生活、学习、创造，看起来由不懂到懂，一路往前，实际上前进就是倒退，获得就是遗失。人的创造力来自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新鲜，丧失了它们，那种能力也就丧失了。到了网络时代，各种讯息和知识交织，任何事物都引不起新鲜感了。看得多了，所谓见怪不怪，很多东西早就习以为常了。现在有电脑和手机，各种各样的视频，各种恶性事件和娱乐，最美和最丑，最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从网络上日夜不停地蜂拥而至。

在这样一种状态下，人的好奇心被磨平了。人们已经知道的太多，看到的太多。我们平常讲太阳底下无新事，现在的网络时代真的没有新事，任何故事都似曾相识。有时候去听一个演讲，以为会有一场精神大餐，结果却发现，演讲人的语言系统跟我们平常听到的差不太多，甚至还不如我们听到的更热闹、更新异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一个人能有创造性的思维和发现就很难了。如果是一个孩子，不识字，不会看电脑，不会看网络，是一张白纸，那么他眼里的东西都是新的，都有新鲜感，就会产生感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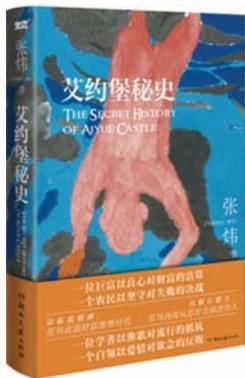
有时候我们也很矛盾，不知道读书多好还是读书少好；不知道不停地阅读好，还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好。怎样解决这个矛盾？有的人也在不停地学习，不断地阅读，但是对任何事情仍然好奇，好像他的好奇心比我们大一万倍，永远不能枯竭似的，不停地把他的感动和发现写出来，而且生气饱满，没有疲惫和重复。这里边肯定有一些奥妙。

有人问我为什么改写儿童文学了，其实我从过去就一直在写，对儿童文学的喜欢，就像对少年时代的依恋一样。我在一些长篇里写了许多血泪和苦难，回头一看，它们却是童话的结构、童年的视角。用童年的眼睛看世界，保持最初的新奇和好奇，会发现黑暗的更黑暗，新奇的更新奇，快乐的更快乐，所有颜色都在眼里变得鲜亮。尽可能让生命回到最新最早的那个出发点，不断地返回，这很重要。

有的人20多岁，说话、思考问题特别老旧。有的人80多岁了，还像个孩子一样，目光清澈，新鲜有趣，好奇地问这问那。原来生命的新旧还不仅是年龄问题。怎样把我们身上沾裹的尘埃不停地洗涤、抖落，让自己一次次变得“新”起来，这可能是最重要、最难的一件事。

苏联有一个作家说他的身体很不好，忙了一天，到了晚上就觉得疲惫至极，脑子不转，整个人死气沉沉，觉得生命将尽；但第二天，一早起来看看太阳，又觉得一切刚刚开始，再次朝气蓬勃了。我们不一定每天经历那个状态，但也差不多：生命老旧，两腿都迈不动了，再也不想往前走了；有时候眼睛里突然又充满希望，看一切的眼光都那么新鲜，一切也就重新开始了。

著名作家张炜的许多作品中，都饱含对其童年和故乡的回忆。在他看来，写作就是从当前出发，回到个人的过去、角色的过去，寻找原来的情感和记忆，这种回返的动力推动着写作不断向前。在山东师范大学社科大讲坛上，张炜围绕“童年、故乡、大自然与网络时代的精神危机”主题，与读者分享阅读与写作心得。



《艾约堡秘史》张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《寻找鱼王》张炜 著 明天出版社

>> 写作的动力永远来自故乡

写作即便看起来在着力表述眼前，实际上还是一场回忆。《艾约堡秘史》写了所谓的资本扩张，正是眼前发生的。但仔细看一下，它的情感重心仍然在过去，是一场时断时续的回忆。文学总是从当前出发，回到过去。

龙口海边和栖霞山区对我都很重要，整个写作的地理依托还是胶东半岛。一个人无论后来的经历有多少，对思维起到发酵和发动的，大概还是20岁之前。我觉得如果没有胶东半岛的生活，可能什么也写不出来。后来写了许多事件，发生的场景远离了半岛这个地理范畴，但内在的气息，特别是那种情感动力，仍然来自那里。

一部作品有着强烈的道德感，看了之后在心里引起一阵又一阵义愤，这固然重要；但也要从中看到绿色，看到河流、树木和动物。还记得在胶东半岛，某一天下午去了林子里，马上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气味。当时正是春天，沙滩上的绿色灌木枝条往外拱动，太阳一晒，形成了特殊的海边原野的气息。脑子似乎还没有想什么，嗅觉已经把入俘获，毫不犹豫地拉到了少年和童年时代。洁白的沙子上露出了一簇簇紫红的柳芽，有十几厘米高，生旺旺，从地表冒出。最熟悉的画面和气息就这

样把人攫住，让人陷入长时间的感动。

《你在高原》中写了上百种植物，每一个植物名都来自拉丁文转译，必须用准确的学术称谓去一一对应。它们都是小时候见过的，写的时候会牢牢记住小时候的那一株草、一棵树，让那时的感动和印象保持在脑子里。它们的名称改变了，感受却是过去的，不能改变。一部作品可以写到外国，写一个广阔的世界，但其中的情感动力会连接在十岁左右。所以写作严格讲就是一次次回返、一个个追忆的过程。

回忆有时候是以向前的形态表现出来的，但用到的动力却是向后才取得的。离开了过去，一个作家不可能成功，扔掉了过去，一个作家可能会自毁路径。的确，作家的衰落、失败、创作力的萎缩，都是回忆的能力减弱了。我们强调一个作家要深入生活，跟时代同步，这是对的，因为越是深入生活，越是跟时代同步，就越是具有怀念和追忆的能力，这叫不忘初心。记忆是补偿，也是激励。这种回返的过程会产生一个推力，一种动力，使人向前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文字这样疲沓，只不过把一个故事讲一遍，缺少往前推进的力量，却不知道这力量要依靠回返才能取得，就像火箭轰轰往上，要靠强大的反作用力。

>> 文学是心灵之业

一个作家不要太勤奋，是指日常生活中不要总是围绕着“文学”两个字打转，这样就会压迫自己的思维，难以产生新的艺术冲动。平常最好不要去想正在写的文字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认真生活，这才是最好的状态。不能每天脑子里总是焦灼于自己的那些文字。在文学方面不要太勤奋，不要死盯着那两个字，如此一来整个的文学思维反而活泼不起来，很难处于一种激活的状态。举个例子，比如用一年的时间写一部长篇，这一年里总是思考它，登山、走路、吃饭，随时都要想着这些，多累。成熟的作家可能不是这样：他正伏案写作，离开这个桌子要马上忘掉才好。要有尽快返回日常生活状态的能力，该怎样还怎样，聊天、体力劳动、忙家务，做个“正常的人”。

“创作”既然是创造性的劳动，也就非常惧怕惯性操作，所以平时不停地去想正在写的作品，脑子一定疲惫，这个时候很少会有出乎意料的、令人惊奇的艺术发挥。这好比一个人要到田里割麦子，离麦田还有几里路，一路上总是不停地挥舞镰刀砍削，真到了麦地时镰刀已经不锋利了。要保护思维的锋刃，麦地就是写字台，要在这里有一场漂亮的收割。

作家普遍的问题是写得太少，阅读太少。一个杰出的作家，中国古典文学阅读很多，国外的学术艺术也不陌生，要能够又准又快地最先获取。

专业精神固然好，但我们会发现文学严格讲并不是一个专业：一方面它很专业，很深奥，阅读量要大得不得了，这需要专业训练。而专业训练又充满了危险，因为这是心灵

之业，把它当成一个专门的学科去对待就会变为刻板之物。它既是很自然的心灵冲动，又需要非常强的专业能力，这是不是有点矛盾？经过漫长艰苦的专业训练，有可能把一个人改造成彻头彻尾的专业动物，而这种专业性越强，创造力也就越弱。

文学创造者就像一个非常鲜活的刚刚摘下的“苹果”，可是我们学习文学技能的过程中，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做成了果脯。果脯有果子的味道，可以放很长时间，但毕竟不是鲜活的苹果了。这真是一个悖论：又要努力写作，广泛学习，具备专业的高度和能力，另一方面又怕丧失了生命的鲜活，丧失了正常人的喜怒哀乐。文学人更要保持一个正常的、健康的、挑剔的、好奇的、敏感的眼光去看问题。有人一看到什么事情立刻用上诗的角度，结果很快激动起来了。这不是什么专业能力，而是不正常。

说文学不是一个专业，是指一个理想化的社会里的人都应该有教养、有文学情怀和表达的欲望，但不一定从事写作。一个人成为专业作家了，到了八点就开始有写作冲动，怎么可能？

其他事物也许可以专业化，唯有需要专业程度最高的工作，比如文学，不能够专业化。如果谁碰巧成了一个专业作家，也许要警惕这个身份，警惕被它所异化。一个人有再多的时间来创作，也不要把自己当成专业作家，而要让自己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运转起来。一个人一旦需要维持工作的惯性，这个人的文字就再也没有了激情，没有了温度，灵魂会躲开他。